

元也里可溫考

東方文庫第七十三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也里可溫考

陳垣撰

目次

第一章	也里可溫之解詁	一
第二章	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	六
第三章	也里可溫之戒律	八
第四章	也里可溫人數之推想	一〇
第五章	也里可溫人物之大概	一三
第六章	也里可溫軍籍之停止	二四
第七章	也里可溫徭役之蠲除	二五
第八章	也里可溫租稅之徵免	二八
第九章	也里可溫馬匹之拘刷	三五
第十章	政府對於也里可溫之尊崇	三八
第十一章	異教歸附也里可溫之一斑	四一
第十二章	也里可溫被異教摧殘之一證	四三
第十三章	關於也里可溫碑刻之留存	四八
第十四章	也里可溫與景教之異同	五八
第十五章	總論	七四
跋		七九

元也里可溫考

此書之目的，在專以漢文史料，證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尋定 元史 地理志 也里可溫 或溫爲基督教，然後搜集關於也里可溫之史料，分類說明之，以爲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惜乎著者闕陋，得見元代著述至少，未能滿其志，冀博雅君子之教之也。

第一章 也里可溫之解詁

元以前未聞有也里可溫之名也，讀元史則數數見也里可溫四字相聯屬矣；也里可溫之名之見於元代著述者不一，果爲何等語耶？

饒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也里可溫氏不知所自出。』（卷二）

元史國語解曰：『也里可溫，蒙古語もろもろ，應作伊嚕勒昆，伊嚕勒，福分也，昆，人也，部名。』（卷三）又曰：『也里可溫，有緣人也。』（卷二十四）

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志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教以禮東方爲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爲準。」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溫卽天主教矣。』（卷上）

謂也里可溫爲卽天主教者，莫先於此。劉文淇道光間人，阮元門下士，其說並非附會，較元史語解之解釋爲確切矣。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卽景教之遺緒。』

（卷二十九）

又曰『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爲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語；繼知阿刺比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溫，卽也里可溫。」多桑此語，非能臆撰，必本於拉施特諸人。』（卷同上）

多桑爲有名之蒙古史著者，元史譯文證補多採之，其言自可信據。惟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余未之見，洪書亦未舉其文，或卽至順鎮江志之大興國寺碑也。觀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溫教之詞，則也里可溫之爲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里牙（馬利亞）及也里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溫之爲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元史國語解所釋爲福分人者，或指其爲奉福音教人也；此馬相伯丈說。

魏源元史詁解略乃謂『答失蠻，耶里可溫者，本紀免租稅，皆有此二人，在僧道之外，蓋回教之師也。元典章稱先生曰耶里可溫，蓋可溫卽今之所謂阿覃也』云云。（元史新編卷首）可謂勇於武斷者矣。元典章之所謂先生，

元人以稱道士也有時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有時曰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有時曰僧道也里可溫其義一也均詳於後。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可幸羅之支那旅行記第一編第五十九章有稱爲 Argons 之混生民族古拉布羅多以是推定爲也里可溫如幹寧監謂土耳其語 Fair but not white (清而太白)爲 Arghum 西藏地方亦稱混成民族爲 Argons 故也里可溫卽 Argons 也。多桑蒙古史註云：「亞雷伊遜世界征服者之歷史謂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 Arcoun 又亞爾美尼亞之士鐵歡阿爾比利安歷史亦稱曰 Arkhaion 關於此語源殆爲多伊利亞之希臘語 Arkhon 之轉訛也」果然則長安景教碑之阿羅本，是也里可溫之古音乎。巴拉超士既謂也里可溫是蒙古語之 Erkeun 是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僧侶其後爲基督教徒之總稱也。』(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三號)

又坪井九馬三曰：『元史屢見之也里可溫，布烈多士迺迭爾斷其爲基督教徒，然不說明其理由及語源。據元史之記載觀之，則蒙古人之知有也里可溫，自迺敖特多陷落，撒拉遜帝國滅亡後，多桑蒙古史云：「憲宗卽位之初，遵太祖太宗之詔命，對於基督教，回教，佛教之僧侶，皆免租稅。」可知蒙古人於憲宗時，已認許基督教徒之勢力，以之與回佛兩教僧侶，受對等待遇矣。然於也里可溫 Arcaoun, Arkhaïoun 之語源，從來無說明者。考迺敖特多之陷落，爲希治拉紀元六五六年摩遜爾廉月末至沙夫亞爾月初之事，卽太陽曆二月六日乃至十日，當日本正嘉二年（西一二五八）正月上旬。此時蒙古人始知阿刺比語 *Rekhabin* 之稱，然蒙古人不能效其原語之發音，且蒙古語之首音無 R 音，其母音之間，不能發 B 音，故不得已於 R 之首音前，加母音，例如 *Rintchenpal* 變爲 *Erintchenpal*（懿璘質班）是也。而在母音間之 B 音，必讀爲 W 音，且母音中之 A 與 E 常相通，O 與 U 亦然。故

Rekhabium = Erekhawium

= Arekhawium

= Erekhawun

= Arekhawun

由此觀之，則多桑引用書之 *Ark' haïoun' Arcoun* 明與 *Arekhawium*, *Arekhawun* 同語，予以是決也里可溫爲阿刺比語 *Rekhabium* 之對音也。』（史學雜誌第二十五編十一號）

按阿刺比語也阿二音之互混，元史譯文證補已言之。阿刺比語稱上帝爲阿羅，唐景教碑稱元真主阿羅訶，翻譯名義集卷一曰：『阿羅訶奈云應供，』大論云：『應受一切天地衆生供養，』故吾確信也里可溫者爲蒙古人之音譯阿刺比語，實即景教碑之阿羅訶也。屠先生寄亦持此說。

第二章 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

元代與歐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甚詳；今巴黎文庫中，尙藏有元代宗王致法蘭克王蒙文原書，影本曾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而馬可孛羅遊記則有『大可汗通使教皇，請教皇派遣行高深之教士百人來華，並挹取耶路撒冷耶穌墓前長明燈之聖油，以爲紀念』等語，此事於元史亦至有徵也。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九月，楊廷璧招撫海外南番，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應作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頂牌一，藥物二瓶。』（卷十二）

馬八兒等國傳，『至元十九年，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抵俱藍國，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卷二百十）

馬八兒國卽馬可遊記之 *Maabar* 俱藍國卽 *Koulam* 馬可遊記亦有『自馬八兒國向西南行五百英里，至一國曰俱藍，此間有多數基督教徒及猶太人旅居其地』之語。

也里可溫主者，教主也；七寶項牌者，殆卽佩項十字牌之類；藥物二瓶者，殆卽耶穌墓聖油之類。元史亦黑迷失傳，稱『亦黑迷失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羅李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奉表來朝，賜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國，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卷二二）所謂國師，卽教士也；名藥，卽聖油之屬也。金虎符之制，馬可亦記之曰：『金牌四方，長一尺，廣五寸，重四馬克。』

按近人杭縣魏氏譯馬可遊記，對於世祖請教士百人來華一節，謂爲中古時代耶教人誇大之詞，並謂當時耶教徒每以耶穌墓前燈油爲一種治靈魂病之聖藥，價極昂貴，世祖或爲其說所動等語。君子一言以爲智，元史具在，謂馬可爲誇大，謂元史亦爲耶教人誇大耶，望再版時將此說刪除也。

第三章 也里可溫之戒律

也里可溫之爲教而弄部族，前既言之矣，茲復得其宗教儀式上證據如左：

至順鎮江志『梁相大興國寺記，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卷九）

元史世祖紀，『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卷七）

所謂持戒律者，當然係一種宗教家語；元史國語解，續通志氏族略，元史氏族表，乃以也里可溫爲部族之名，果爲部族之名，何以元代詔旨，屢以也里可溫與僧道等相提並論耶？

也里可溫之有家室不足異，其無家室者，殆修士之屬耳。修士例不婚娶，此所謂戒律，殆即修士不婚娶之律也。修士外奉教者，未嘗禁有家室也。

泰定紀『泰定元年二月，宣諭也里可溫各如其教具戒。』（卷二十九）

夫口戒，即教中之誡命也。吾初致疑教徒之具戒，何至煩帝者爲之敕諭；既而知元代諸教並重，時方尊禮帝師（佛教）或不無強人領受佛戒之事，觀於世祖之命廉希憲受戒（佛戒）希憲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

戒耶』（卷一二六）由此推之：當時之也里可溫，亦必有因不肯受佛戒，然後有此信仰自由之宣諭也。

第四章 也里可溫人數之推想

元代也里可溫之盛，人知之；也里可溫人數究有若干，無冊籍可考。然觀元代公牘，每以也里可溫與各路諸色人等並舉，則其人數之衆可想也。

元典章載『至元九年二月，有諭各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站官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木速蠻答失蠻皆回回教蠻謂人類）頭目諸色人等與舉水利聖旨一道。』（卷二十二）

『至元十年三月，復立大司農司，有宣諭府州司縣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管站官人匠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頭目諸色人等聖旨一道。』（卷二十三）

『延祐元年正月，有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大司農呈會驗欽奉聖旨節該隨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人匠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諸色人等道旁種樹文一道。』（卷五十九）

其一二已遍於各路各府州司縣，其三猶限於江浙行省；是非限於江浙行省也，僅載江浙行省宣佈之文，以概各路也。且道旁種樹一事，馬可遊記亦載之曰：『大可汗命孔道兩旁悉種樹，夏時既可藉以蔽日，冬時積雪，又可藉此以辨道；星者言種樹可以益壽，大可汗深信之，故大可汗種樹之意，於利人之外，亦以利己也。』馬可之言如此，則種樹之令，不限於江浙行省也明矣；是足見聖也里可溫大數之遍於各路，備極一時之盛也。

元憲宗時，格魯僧道訶訟門『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臺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爲和尙德等，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御史臺集賢院宣政院崇福司官入等』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御史臺集賢院崇福司來省裏一處商

量來，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曾與省臺一處商量，省臺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壹佰個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卷二十九）

宣政院管僧，集賢院管道，崇福司管也里可溫，元中葉以後制度如此。此係各署會議紀事，今僅錄崇福司官演說一段，以示當時也里可溫人數之衆。楊暗普係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珈之子，曾爲宣政院使，見元史類編卷四十一。至順鎮江志戶口類：『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吾兒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里可溫二十三，（錄事司一十九，丹徒縣三，金壇縣一）河西三，契丹二十一，女直二十五，漢人三千六百七十一。口一萬五百五十五，蒙古一百六十三，畏吾兒九十三，回回三百七十四，也里可溫一百六，（錄事司九十二，丹徒縣七，金壇縣亦七）河西三十五，契丹一百一十六，女直二百六十一，漢人九千四百七。』

軀二千九百四十八；蒙古四百二十九，畏吾兒一百七，回回三百一十，也里可溫一百九。（錄事司一百二，金壇縣七）河西一十九，契丹七十五，女直二百二十四，漢人一千六百七十五。（卷三）

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中有也里可溫二十三，是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也里可溫一戶也。口軀合計，一萬三千五百三，其中也里可溫二百十五，是六十三人中，有也里可溫一人也。鎮江一郡如此，他郡可知。惜乎元世地志，存者不多，而又未必如鎮江志之鉅細不遺，可據爲典要耳。

軀者，子身無家，寄居於人者也；僑寓者，他郡人寄居此郡者也。元史兵志（卷一〇一）『中統四年五月，雲州設站戶，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所謂親者，其家之人；所謂軀者，寄居之人也。

第五章 也里可溫人物之大概

元史有儒學傳，有釋老傳，獨無也里可溫傳，前史所無，宋濂等不敢創例耳。然也里可溫人物之散見諸其他記載者，時遇其人，掇拾零編，當可補成一元史也里可溫傳，特發其凡，以俟君子。

元史孝友郭全傳：『馬押忽，也里可溫人，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卷一九七）

或曰，也里可溫不應有二妻，何馬押忽有庶母？曰不足奇，是母也，非妻也；其父之奉教與否不可知。

楊瑄山居新話：『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瑄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卿聶只兒（也里可溫人）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刺咱慶王，今上皇姊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墜馬，扶起，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之，剪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惠司者，回回醫人隸焉。』（卷一）

右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其也里可溫人五字小註，亦照原本，四庫全書本山